

陳雲文選

第一卷
第五分冊

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如果有同志問我，你做了幾年組織部長，有什麼交代沒有？我說有一點。今後我不做這個工作了，彭真^{（三四六）}同志做這個工作。他問過我，你有什麼交代？我說：有多少黨員，多少幹部，多少黨表^{（二五）}，多少小冊子。這是在少奇同志房子裏交代了的。現在不講這個，講另外一個交代。我感到我有責任，把我所看到的一點，在這個代表大會上向各位代表講一講。同志們研究，看我說得對不對，不對的可以批判，條條可以駁。這七年來我看到一點，就是在我們黨內一部分幹部中間，有一股驕氣。什麼是驕氣？就是驕傲之氣。七年中間我在工作中接觸的幹部多不多呢？不很多。去過華北沒有？去

過華中沒有？去過大後方沒有？都沒有。但是，這些地方來延安『朝山進香』的很多，就在這些接觸中間，我看到有一種情形，就是許多人喜歡人家說他好，不喜歡人家說他壞。有的人祇能陞官，不能降級，有功必居，有過必避。有功的時候他一定要居，有過的時候你批評他，他總是想很多道理來解釋，其目的就是說明他沒有過。人家說功他就舒服，說過就不舒服。我們黨內一部分幹部中間是有這種傾向的。我再把界限分清楚一下，我們黨內幹部基本上是好的，還是壞的？基本上是好的。基本上是不是布爾什維克？基本上是布爾什維克，是帶有缺點的布爾什維克。我前面講的那種狀況，在黨內整風^{（二三七）}以後和整風以前是不是一樣呢？不一樣，有變

* 這是陳雲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的一部分。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陳雲同志再次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八月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化，整風以後有很大的改進。這種狀況還有沒有呢？在一部分幹部中間還是有的。整風有一部分幹部整到了，有一部分沒有整到，我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在這一部分前面我再加上兩個字，是『很大』的一部分，並不是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這些幹部是地方的，還是軍隊的？我說，都有。地方也有，軍隊裏也有。照我看來，軍隊裏頭比地方多些。這是我的看法。有驕氣的幹部是下級幹部，中級幹部，還是高級幹部呢？都有。下級也有，中級也有，高級也有，大頭子也有。下級幹部的個人主義，高級幹部的個人主義，性質是一樣的。但在我看來，兩個『包袱』不同。因為下級幹部雖然背個人主義這個『包袱』，但他祇能背那麼多。比如當一個連長，他祇能背一條被單，兩雙鞋子，一包牙粉，一把牙刷，身上祇有這一點。背那麼一點好不好？也不好。但是大幹部、大頭子，黨頭、軍頭，

就有大行李。有被子，有褥子，有時候有兩條被子，還有毯子。行李擔子裏，有大行李，也有小行李。所以說高級幹部中間，如果有這種傾向，那危險性一定大於下級幹部、中級幹部。我說的『包袱』是什麼性質？是共產主義者的思想裏有個人主義的成分。為什麼驕傲呢？驕傲並不是沒有原因，是有原因的。因為他看到自己有功勞，看到這一點就驕傲起來了。如果他覺得自己毫無功勞，那還有什麼可驕傲的呢？驕傲是因為覺得『兄弟有點功勞，可以驕傲』。

所以我順便講一點對功勞和錯誤的看法。假設你在黨的領導下做一點工作，做得還不錯，對這個功勞怎樣看法？我說這裏有三個因素：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纔輪到個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轉一下，第一是個入，第二是黨，第三是老百姓？我說不能這樣看。為什麼不能

這樣看？人民爲什麼是第一呢？道理是很清楚的。哪一條英雄好漢要是這樣想：『如果我不幹革命的話，老百姓一世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不出來的話，老百姓不得了，中國共產黨不得了。』我看是錯的。這條英雄好漢，死了以後，革命是不是停頓呢？老百姓是不是不革命呢？老百姓還是要革命的，黨還是要繼續前進的。可見頭一條不是英雄好漢，而是人民。第二是黨，對黨的作用要有足夠的估計。比如拿軍隊來講，我們的軍隊也會打敗仗，但是打不垮。這一件事我有親身經驗，耳聽爲虛，目見爲實。長征中，五軍團_(六二)行軍時天天打仗，打了一百天，看起來不能再打了，手裏拿着火把走路，精神很不好，但如果上面決定要打，那任何人都可以丟掉火把照樣打，把敵人抵住。被人家俘虜去，還一個一個跑回來。長征時那樣苦，誰也不願意到旁的地方去，還跟着我們。因爲這種隊伍是

共產黨的隊伍。這種隊伍好帶也不好帶。不好帶，是大家都講革命的道理，來不得強迫命令；好帶，是因為大家都覺悟了，每個人都拼着命幹，自覺地幹。在別的軍隊裏頭，一個連長、團長、師長反水，就可以把隊伍帶走，可是我們的軍隊不是這樣。某個什麼長反水，下面的戰士可以把他殺了，不跟他去。這樣的例子多得很多，從前有，現在也有。這是什麼力量呢？這是黨的力量。共產黨到了一個地方，人民就歡迎，老百姓首先問你是不是八路。這是什麼意思呢？因為老百姓擁護共產黨。他是窮人，他想翻身，打土豪分田地，想『共』一點產，他贊成共產黨。這不是個人力量，這是黨的力量，黨的影響。我們共產黨有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在內戰後期，雖然路線錯了，老百姓還是歡迎我們。我這樣說不是為那時的錯誤辯護，而是講事實。老百姓不說你是教條主義路線，他祇看見你是共

產主義者、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爲人民謀利益。這一切證明我們黨的力量是偉大的。所以，頭一條是人民，第二條是黨，第三纔是一個人。

個人有沒有作用？如果我否定個人的作用，那也是錯誤的。如果說，個人完全沒有作用，那我們現在還擁護毛主席幹什麼？我說個人有作用，有時還有很大的作用，這是有事實根據的。現在除了極少數反動分子以外，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講我們的毛主席領導得好。但無論怎樣，根本的東西是老百姓，是共產黨。如果承認上面的話是對的，那末，一個人做了一個時期的工作，還做得不錯，是不是可以說，我的功勞蠻多？這樣說法就不適當。應該這樣看：在人民的革命要求之下，在黨的領導之下，我們適合客觀情況，做了工作，錯誤還不多，工作還馬馬虎虎。客觀情況可以做到十分，

你也做到了十分，這種情形很少。客觀情況可以做到十分，因為你自己有缺點，祇做到八分或六分、五分，這種情形是很多的。那這裏頭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呢？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客觀情況很好，本來可以做到十分，但是因為自己有錯誤，成績一點沒有，缺點蠻多，或成績祇有二分、一分，錯誤有八分、九分，非但無功，過錯一大堆，就更不應該驕傲。我們可不可以這樣看問題，這樣看對不對？對的。我們確實不敢把個人的作用看得過了頭，看得太大。

如果別同志尊重你，說你的工作做得很好，那就要小心。說你好，你的肩膀不要覺得輕鬆了，輕鬆了就要摔交。什麼時候容易摔交呢？長征中有這個經驗，平常走路生怕跌交，小心得很；如果你以為自己行軍從來沒有跌交，那就很快要跌交了。所以人家說你好，一定要小心。要想一想我是不

是那樣好，恐怕沒有那樣好，應該小心一點。我們中國共產黨裏有好多這樣的例子，覺得個人作用大得很，超過人民，超過黨，最後跌下爬不起來。最顯著的例子，我看到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陳獨秀^{（一八六）}，一個是張國燾^{（二四三）}。陳老頭從前還不是了不起！大革命^{（二〇三）}時公認為黨的領袖。張國燾，張主席，在邊區做過主席，但是當他離開了老百姓的時候，當他離開了黨的時候，一個大錢也不值。前清時候用的是麻錢^{（三四七）}，後來用的是銅板，他值不值一個銅板呢？不值。他們現在搞什麼？陳獨秀死了，他搞過取消派反對我們，老百姓不擁護他。陳獨秀是不是從前的陳獨秀呢？後來的陳獨秀和大革命時候的陳獨秀是一個人，前後都是陳獨秀，以前擁護他做領袖，以後大家都不理他了。張國燾從前是張主席，現在搞特務，有沒有人擁護他？擁護他的祇有蔣委員長，老百姓不擁護他。

他原來的山頭大不大？四方面軍〔六五〕很大，但他走的時候單槍匹馬，幹部統統離開他，警衛員也回到了延安，他一個人在清明時節雨紛紛中走了。這件事，可以做我們的教訓。個人的作用是有的，不過自己不要估計太大了。任何人離開了人民，離開了黨，一件事也做不出來，應該這樣估計。我們的功勞是哪裏來的？頭一件，老百姓要革命。我們是黨員，在黨的領導下，適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點事，如此而已，一點不能驕傲。

對於犯錯誤的看法，我覺得除了一個人的立場不正、心術不正以外，犯錯誤還有其他原因。因為他對客觀的事物看錯了，所以行動也錯了，這是結果。這種情形多得很，過去多，現在多，將來還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說『老兄你錯了』，是不是面孔就要紅，就不高興？有錯誤當然不好，但祇要態度正

確，也不要緊。假如你有錯誤，人家講了，就請教請教，問一問人家怎樣看法，糾正一番，以後可以少犯錯誤。我們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是什麼就是什麼，應該怎樣就怎樣。有的時候你愈要面子，將來就愈要丟臉。祇有你不怕丟臉，撕破了面皮，誠心誠意地改正錯誤，那時候也許還有些面子。共產黨員參加革命，丟了一切，準備犧牲性命幹革命，還計較什麼面子？把面子丟開，講真理，怎樣對於老百姓有利，怎樣對於革命有利，就怎樣辦。我們肩頭擔負這樣重的任務，如果強調講面子，在討論問題時，就會不客觀，看問題就有個人的角度，有利於他，有利於他的面子，就贊成你的意見；對於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贊成。如果一切從自己面子的角度出發，討論問題、看問題攙雜個人得失在裏面，立場不正，就不會看得很清楚，不會講真理，結果一定害人害己。錯誤就是把客觀看

錯了，結果也錯了。例如敵人很強，我們偵察錯了，以為很弱，便打了敗仗，敗仗就是其結果。這種情形不但過去有，將來還有很多，每個人都會有的。

我為什麼在七大^{〔三四〕}的會議上費這麼多時間，講一講這樣的問題？我覺得我有責任，我做了七年組織部長，看到這件事，需要在大會上講一講。希望大會的代表審覈一番，對不對，對的幾分，錯的幾分，或者全對，或者全錯，錯了條條可以駁。如果這種情形確實存在，希望大家在這一方面有所改正。現在是一個時機，很重要的時機。毛主席的報告指出了，根據現在的世界大勢、中國大勢，我們是處在決戰的前夜。我們有這樣的志向，要解放全中國，使全中國的人民起來，把政權拿在手裏。要做這件事，而且馬上就要做，開七大就是為了實現這樣的任務。現在全黨的任務是要增加力量。增加力量的方

法很多，有的是擴大解放區，有的是縮小淪陷區。對個人來說，要增加又要減少，增加就是要學習，減少就是要『包袱』放下，放下『包袱』也是增加力量。這個力量的增加是不可估計的。如果我們的同志都把心擺得非常正，非常實事求是，毫無個人主義，可以抵得十萬軍隊，一百萬軍隊，這是無敵的力量。

同志們，中國共產黨是有軍隊的黨。我們幹革命，有地方工作，有軍事工作，現在主要是軍隊工作，武裝鬥爭。軍隊是拿槍桿子的，它的組織更集中，幹部的責任很大，高級幹部的責任更大。四萬萬五千萬人能不能翻身解放？解放得早還是遲？少犧牲幾十萬人還是多犧牲幾十萬人？全國人民把希望寄托於我們黨的身上，把希望寄托於我們的高級幹部身上。如果我們搞得不好，便勝利得早，人民解放得早。如果搞

得不好，四萬萬五千萬人便不能很快解放，革命勝利會推遲多少年，人要多犧牲很多，那我們就對不起老百姓。我們黨的工作好壞，決定着中國革命的命運。共產黨員，是老百姓派你當代表幹革命，老百姓要你領導他們求得解放。我們有這樣的責任，不能搞壞，搞壞了不是一個人、幾個人的事，而是關係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得失。我們要兢兢業業，所有壞的東西，一切應該丟的東西，統統丟掉。我們要在老百姓面前，負起責任，如果不是這樣做，便沒有盡到責任。人們說中國共產黨員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是否對人民盡了責任，可以攷驗誰是優秀子孫，誰是不肖子孫。這個責任擺在我們身上，我們要好好地、兢兢業業地注意這個問題。我重複一句，我們的同志基本上是布爾什維克，基本上是好的共產黨員，現在我說的是好中間還有一些缺點，一部分幹部有這樣

的缺點，現在要把缺點改掉。從前內戰時期，有一本《爲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三四九)，那是不好的。我們要把『包袱』丟了，真正爲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把自己的力量加強，把黨的力量加強。

